

王氏歸硯錄

肆卷

辛

張道旌

置用

四明
唐炳章
校刊

歸
硯
錄

勾餘
謝
穉舟
題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七 年
集 古 閣 印 行

重刊歸硯錄序

歸硯錄四卷。乃王君孟英壯遊時。偶有聞見所錄。漸積成卷。其間議病論證。或表著前微。或獨據心得。或采前賢未刊醫案。或錄平時自治驗案。如摘評魏氏名醫類案。及溫病條辨。雖不分體例。然皆能發前人所未發。悟前人所未悟。弗泥於古。弗徇於今。其著論以清燭理。以明抉摘。搜剔蘊然。能去其非而存其是。千古流弊。一旦氷釋。萬世疑竇。一朝道破。奇情妙緒。層見疊出。楊素園有云。苟能勤學。不患無術研窮。久而聰明出。閱歷多。則機智生。第苦於世醫之不讀書。以禍世。及不善讀書。以誤世也。等云。吾謂先生敏而好學。能一思百慮。所以能具此完美之學理。成有清一代醫中之偉人。炳章素慕先生學。恨未能徧讀其書。如潛齋叢書者。前購覓十餘年。不得見。渴望可謂至矣。民國四年。始見李氏排印之八種。民國六年夏。求得見抄本歸硯錄。是書由南京張君樹筠手錄。贈余友表君吉生。當時余亦見而過錄一部。不期於是年秋。閱市中復購得潛齋叢書十種。較李印增醫案三編。歸硯錄兩種。余復將抄印二種歸硯錄。互相校勘。計校出張抄本訛誤三十七字。故仍照木刻本付印。惟張氏抄本。驢贏辨下。有樹筠先生評一條。語多經驗閱歷。故照增入。冠以筠按二字。以期識別。余不文。校刊既竣。爰誌其得書付印之緣起。如此是為序。

中華民國七年三月四明後學曹炳章序於和濟藥局

歸硯錄序

蓋聞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醫相皆能挽造化之權故先哲有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之語也迨世風日下醫道日衰良者罕見矣王公孟英博雅君子也儲八斗之才富五車之學而尤長於醫療疾之神人莫能測著有醫學叢書十六種闡明至理井井指陳其醫案十四卷治法益昭發前人之未發悟前人之未悟上追靈素下纂諸家挾其奧以顯其幽存其純而糾其繆道明世俗之風說盡曖昧之弊分清濁別邪異千古流弊一旦而消萬世蔽蒙一朝而破功蓋前賢學垂後世證無巨細惻隱常存卓識敦行誠人所不能及也往歲歸隱海昌惜蘭女輩未能負笈以從而欽佩之心不能自已茲先生草歸硯錄以明志因不揣譎陋而為之序時丙辰三月中浣仁和彭蘭媛敬撰

題歸硯錄

揮手湖山意灑然卜居林野愛幽偏濟時有道同良相涉世無譏是散仙重慶淵源宏舊緒存仁著述富新編相逢路較前時近

淳溪至余鄉僅一舍耳

易棹王猷雪夜船

春初先生雨過余里皆大雪

丙辰春仲秀水愚弟曹大經海槎

喜從桑梓話樵漁境僻溪環好結廬非有閒情耽水石每尋佳趣到琴書折肱道契孫思邈苦口言符陸敬輿不盡憂時懷古意且開小圃灌春蔬

仁心古誼繼忠州千頃波濤一葉舟

遠道有求診者先生每乘小艇夜行

書可活人常小試才堪醫國切先憂父

溪老宿牽離緒

趙菊齋先生隱居壽昌

秀水耆英慨舊遊

莊芝階先生甫即世

惆悵生平師友誼靈根天爵要文修

世態模稜靜裏參有時捫蝨縱清談靈蘭獨悟能砭俗甘蔗旁生祝夢男把卷閒宜窗卧北者

書名若斗垂南會當一遂緇衣好一棹雙橋益訪三

幾歲瘡痍未息兵桃源小隱謝浮名高文縱筆千言當妙語揮犀四座傾世外神仙留橘井山

中風味足尊羹一編自有千秋業不獨歸來硯可耕

丁巳長夏宜春晚生袁鳳桐敬民

回溯神交兩載餘獲親光霽快何如名山著述窮元奧濟世襟期藉發攄妻子一塵甘小隱丹

黃四壁愛吾廬新編借富規時意許我先闕未見書

戊午仲夏同邑教弟周在思二郅

曲水迴環一碧流浮溪地僻樂清幽居非近市耽歌嘯家有藏書供校讐良相救時同妙手奇

方獲解訟雙眸先生此道肱三折苦口言如藥石投

高曠襟期志氣恬不貪為寶勵鷄廉

先生視病不功深著作琳瑯富學究岐黃歲月淹種杏成

林追董奉撫松歸隱似陶潛殘軀一再叨仁術泰谷回春勿藥占

素病虛弱屢邀診治漸次痊可

戊午新秋歸安女史章華徵

生不為相當為醫一掃震宇之瘡痍吸水直須窮上池洞燭癥結如燃犀真宰上訴閭閻披乃許司命侔神祇我觀毒藥供醫師十失三四猶次之食不制分事不稽無怪使我生狐疑吁嗟

乎富貴溺心鼎鑪歌功利奪人龍虎飛羣魔歌正艱且危乾坤不交坎離睽世事如雲類若斯
靈丹一粒珍刀圭王君抱硯歸潯溪布衣蔬食甘掩扉著書索隱探淵微世人未見驚新奇天
雞詔旦醒夢迷名山一席傳者誰

己未春仲仁和趙夢齡菊齋氏

先生自是人中龍二十八宿羅心胸岐黃術欲追上古盧醫扁鵲將無同偶然著作歸硯編聞
揚至理開蠶叢笑他世上爭名客蕉鹿華駒過隙恬淡真如張季鷹逍遙直似陶彭澤轉瞬
滄桑事可悲吳山看遍劫灰飛申屠卓識先歸隱早向潯溪掩竹扉輞川莊好春風靜扁舟似
入桃源境屋後時聞欸乃聲門前且看桑榆景避亂重來訪舊遊依然把酒話田疇當年曾起
膏肓疾回首而今已十秋受恩深愧酬無力坎壈愁常淚沾臆往事淒涼不忍談故園今已生
荆棘何日三吳息戰爭與君相約結比鄰硯田同作歸耕計對榻西窗論道經

庚申孟夏仁和世姪胡耀曾榮甫

潯溪深處結茅廬偏地瘡痍孰療除惟此石交堪與共歸來且著活人書 遜世逍遙寄睡鄉

先生近號睡鄉散人回春妙手擅岐黃編成小錄千秋業重慶遺書合辦香今曾祖有重慶堂隨筆刊行于世把卷蓬

窗動旅懷申江一棹與君偕時同赴上海思歸已是無家客淒絕當年賜硯齋先文節公曾蒙宣廟賜硯因以名齋

同治元年仲夏錢塘後學戴穗孫

是書鐫於杭。託徐君亞枝校讐。庚申春刻甫竣。而杭垣失守。迨援兵來。賊遁去。杭人慮其復至。率遷避。承胡子榮甫。挈版畀余。顧僻鄉無改木之工。迄未修校。辛酉秋。海昌日魘。余携以棲於濮院。改字夢隱。迨季冬。杭垣復陷。海昌亦潰。余不能歸。今夏更携以至滬。有元和金君。蓋齋者。讀余書有年。亦竄難在此。適霍亂大行。市醫罔措。蓋齋徧搜坊間。霍亂論大聲疾呼。以告人曰。指南在是。毋走歧途。因而救全者不少。且嘗於乙巳年。輯轉筋證治一書於姑蘇。書中多採芻蕘。惜板已燬。余亦未之知也。蓋齋嗣與仁和周鶴庭茂才同。屬始知余在滬。六月十九日。遂來訂交。善氣迎人。使我如坐春風中。序齒長余兩歲。乃殷殷然必欲執贊門下。余何敢當。而謙光下濟。益可見其虛心好學之不可及矣。既而余有瀛洲之遊。爰以此版託其修校。比返申。業已歲事。余方快遇。心交於萍寄之時。將出諸稿以質正之。併欲重訂霍亂論。以補前刻之未備。詎八月二十八一夜。陡患霍亂。詰朝。吳縣華君麗雲。達余往視。已形脉兩脫。音啞汗淋。亟投復苓。莫從挽救。嗚呼。余不覺涕下之如雨也。迴憶亞枝於申春閉城後。溘然而逝。紫甫於酉冬城陷後。未聞下落。贈言諸君。如海槎蘭齋二郊。並歸道山。敬民子身竄難來申。於六月十七日。哭母身亡。年甫三十一。尤可傷也。彭章兩閨秀。亦已化去。是書之成。皆不及見。而余曩刻醫書十種。版尚在杭。諒化劫灰。夢境如斯。能無感慨。且知已零落殆盡。更何從而析疑問難哉。因泚筆以識。余痛同治元年八月。夢隱又書於上海之隨息居。

歸硯錄弁言

吾族系出安化籍隸鹽官十四世祖遷於海鹽之水北十九世祖復歸於原籍之舊倉乾隆間曾王父遭海溢之患携吾祖吾父僑居錢塘嗣為吾父娶于杭生余昆李六人而殤其三故雖行四而字孟英嘗憶吾父之歸葬曾王父暨大父也謂先世邱壟所在意將絜家回籍而未逮道光紀元府君遽捐館舍時余甫十四童昏無知家無擔石儲衣食於奔走有年不獲時省祖墓罪戾實深而敝廬數椽地土數畝亦遂悉為人傭是以先府君之葬勢難歸祔祖塋因循多載吾母命卜地仁和之皋亭山以為海昌便道子孫易於祭掃余敬謹恪遵先孺人棄養即合葬焉迨癸丑春金陵失守杭城遷徙者紛如竊謂吾儕藉硯田以糊其口家無長物辛丑之警有老母在尚不作避地計况今日乎第省會食物皆昂既非寒士之所宜居而婚嫁從華向平之願亦不易了倘風鶴稍平可不繼志以歸籍耶余雖未有子而女已多從子亦數輩必乘其年尚幼穉俾鄉居以習於儉約斯謂遺之以安然族已久疎悵難如願先是有嘉興謝君再華者端人也家於杭之保佑坊以白手致小康甲辰春余謂其地將有藹攸災囑其移居從之及秋而不幸余言偶中謝以獲免感於心至是曲為余籌之久之引一人來曰此管君芝山也與我為垂髫交醇謹樸誠一鄉稱之世居海昌北鄉之淳溪地既幽僻俗亦淳良小有市廛頗堪棲隱距海較遠水患無虞子欲歸故鄉盍與結鄰乎余聞之慰甚遂與訂交既而偕弟李傑等

舟往訪至其地如漁人之入桃源且有朱姓曠宅願我賃心益喜返杭告廟而卜之吉李傑復謀諸趙君笛樓得吉占利久居宜子孫而會垣僦居之屋適易主爰諏吉携眷往家焉時咸豐

五年乙卯冬十月中澣三日也迴思先府君以四十九歲棄諸孤余昨歲之病幾如湯睢陽與

父同壽

清康熙間湯文正公弼河南人古睢陽郡與父同壽

然而一事無成虛延人世霜侵兩鬢餘年幾何賴良友啟余

得以勉承遺志謝君之德曷敢以忘而機緣相湊殆亦先人之靈有以默相歟設謂無田可歸必待買山有資則歲不我與責此志而弗能償者舉目皆是也余竊悲之乃余自失怙後即携一硯以泛於江浮於海徃再三十餘年僅載一硯歸藉人皆患之而余載硯時遊亦足以行吾之癖而樂吾餘年他非所知也遊時偶有所錄漸積成卷題曰歸硯蓋雖以硯遊而遊為歸之計歸乃遊之本也因識其歸之所以於簡端以為序併示我後人咸豐丁巳冬十一月下浣安化後人南渡第二十七世半癡王士雄書於吳門歸棹

歸硯錄卷一

海昌 王士雄孟英原著

鄞縣 曹炳章赤雷校刊

竊思人賴飲食以生而飲食之烹飪必藉於水。水之於人顧及泉甚易。工省價廉。又何樂而為德。故水無不流。流則不腐。所謂合千派而不竭。納衆流而置為可歎也。若能隨處掘濬。較之水獨異於他處。以地勢坦夷。水極平衍。自古稱為澤國。而小庶免墮溺之虞。但囿於習者。水既已平流。則浜汊之間。竟如止水。居其所者。飲於斯。食於斯。濯糞穢於斯。若暑月旱年。則熱毒蘊蓄。為害尤烈。考鄞陽章氏飲食辨云。止水藏垢納污。飲之主多病。故此處居人。每患三瘧。輒延綿不易愈。而患瘧瘍脚氣者為尤多。始信章氏之言為不誣也。欲康濟斯民者。當以鑿井為急務焉。奈水鄉之人。以河汲既便。遂相沿成習。而不察其弊。故罕知鑿井之利。苟知瘍瘧脚氣之甚於他處。而識其病源之在水。則救弊之策。曷可緩乎。況鑿井而飲。古之訓也。且可備旱。或曰。吾鄉為荷葉地。不宜于井。噫。是何言歟。所謂荷葉地者。以四面環水。形如荷葉也。凡屬水鄉。大都若是。不獨吾鄉爾也。至水鄉鑿井。及泉甚易。工省價廉。又何樂而不為耶。且聞每有湮塞之井。可見前人具有卓識。而後人廢置為可歎也。若能隨處掘濬。較鑿尤易。惟宜冬令為之。夏令地中冷。恐不能深入也。井口宜小。庶免墮溺之虞。但囿於習者。難與

謀始。敢望大雅君子仁心為質。廣為傳說。身先開鑿。俾人人共飲清泉。而免疾病。則井養不窮。同享王明之福。其陰德曷可量哉。士雄嘗以泰西鑿井法。附刊先曾祖隨筆中。乙卯冬。挈眷回籍。居於淳溪。復為此說。以貽同志。奈為眾議所格。丙辰夏秋亢旱。赤地千里。余復憇惠濬河。又格不行。而日汲幾斷。幸張君雪沂有方塘半畝。頗極淵深。農人欲購以戽田。張曰。吾將以此濟一鄉之飲者。竟不售。余家亦賴之飲水思源。因撰楹帖一聯以贈云。我澤如春。仁言利溥。上善若水。世德流長。其時余嘗遵陸遊未一路鄉民咸憂渴死。石水貴至百錢。大戶水費日以千計。無井故耳。有心有力者。不可境過輒忘也。

章杏雲先生飲食辨云。凡米新者。香甘汁濃。養人為勝。試觀作餚作酒。新者之力較厚。稍久則漸薄。豈非陳不及新之明驗乎。本草言陳者良。是為病者言也。以新者力厚。恐貽食後之患耳。又極言燭米之弊。余皆避之。蓋米愈陳則愈劣。納稼之時。但宜藏穀。隨時碾食。則香味不減而滑。乃嘉興等處。不諳藏穀之法。刈穫之後。即舂而入囤。用糠蒸。逾數月。米色變紅。如陳倉之粟。名曰冬舂米。取其經久不蛀。宋人贊其不蟲不腐而不知其已無生氣故不蛀也亦杜遠方販運。以慣食此米者。不出二百里之外也。志乘未載。不知何人作俑。而土人習之。翻以白米味淡而不香。何異醉人視醒人為醉之顛倒耶。然米經蒸變。不但色香味全失。而汁枯性澀。是去其精華。徒存糟粕也。故煮粥不稠。造餚釀酒皆不成。與燭米相去一間耳。余偶食之。即腹脹便閉。必啜渾

糜粥數日以濡之始愈。此與武藝人蒸茶為紅者同一矯揉造作。今姦商更有造發急冬春之法。旬餘即成。隨時可作。米極易敗。尤不宜。人紅茶亦各處效尤。徧行宇內。嗜痂者衆。二者之弊殆不可革。然知味者固自有人也。又按錢塘龍井茶。甲於天下。通年土人以秋采者造為紅茶。頗獲厚利。故聖人有鮮能知味之歎。凡執茶亦須肥壅。昔人謂專藉雨露以滋培。不待人力之灌溉者。皆未經目擊之談也。

茶能清神醒睡止渴除煩。有解風熱涼肝胆吐風痰利頭目去油垢肅肺胃之功。口不渴者可以勿飲。紅茶既經蒸盪失其清滌之性。更易停飲。昔人誇之者未免過當。毀之者殊失其中。章杏翁至謂為災星厄運之媒。亦矯枉而失實也。惟論薑茶治痢之弊。為發前人所未發。其辨云。楊氏立此方。謂東坡治文潞公有效。夫蘇文二公誠名士。誠貴人。服藥治病。不論資格。苟藥餌不當。恐二豎無知。非勢力所能壓也。醫書所列諸方。嘗有某帝王某卿相試驗之說。皆是遊方術士虛張聲勢。哄騙鄉愚之法。可鄙可笑。且潞公偶然患病。偶然服藥。正史既所不書。裨官亦復未載。後世之醫何自而知。乃楊氏言之。李氏信之。尤為不值一笑。即使果有其事。所患必是寒痢。治而愈者得力於薑也。設為熱痢而欲藉茶之涼制薑之勢。豈非夢夢。乃今之愚俗。雖目不識丁者。無不知薑茶為治痢之方。迨至百用而百誤。而猶圭臬奉之。抑不思至此乎。愚謂產後之生化湯亦同此弊。惟洄溪有產後禁薑之論。且曰。暑證忌薑。雖與

苓連同用亦有大害正與章辨暗合彼詩文字畫俗眼不辨妍媸專尚紗帽已屬鄙陋醫藥亦然豈不更可哀哉否翁以談笑而出之其慨世深矣

章氏云論語記聖人飲食不曰必以薑食亦不曰無薑不食而曰不撤薑食撤字從手檢而去之也蓋指聖人作客而言凡作客者於主人所設各隨其便不宜當食講究烹調曲禮曰毋絮羹毋歡醢絮羹歡醢是臨時加入調和撤薑是臨食時檢出調和皆非作客之禮薑雖有害少食亦自不妨調和之內業已有薑聖人必不于食時令其檢去但不多食而已然則此句當連下句成文始為通貫乃竟講作無薑不食其誤不始於宋儒漢晉人已有通神明去穢惡之說漢人則本于神農本草經穢惡作臭惡言能去食物中腥惡之臭也而通神明殊不可解神明指人身何物蓋此書雖傳自古其中為後人附益處甚多須善讀也朱子語錄亦云秋薑夫人天年是亦明知其非佳物矣夫偏于辛而無回味即偏於熱而無回性也食之斷不宜多斷不可久入藥亦止能散寒苟無寒邪而誤用之則營血受傷津液被劫外感變而為內傷矣雖有良藥無從解救慎之愚謂神明似指心臟而言以心藏神或為陰邪所侵寒痰所蔽則神為之蒙而君主不明矣並可灌以薑汁者陰寒之病藉辛以通之而神明自復也因論語集註而誤信以致大病者余有治吳永言徐樂亭兩案可參

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薑非古
人日用之品此說足以為証二節附註

糧引有云
疾食肉飲酒必

又云鳳

子即食菜與古人重九所佩者俗名辣椒。辣椒。踈茄。踈虎。

之類肆啖以為發散。不知此類止能溫中。不能散表。數十年中。

屢見食此過多。一二日即死者。未死時必唇焦舌黑。津液全無。此靈樞所謂陰竭也。陰竭者。

血死也。又必昏昏無知。此元化所謂胃爛也。死後必偏身青紫。與中砒毒無殊。

凡誤死于熱藥者皆然也。

更可惡者。俗傳胡椒燭鷄。可以調經種子。豈不調不孕。盡屬血寒。即使果寒。溫煖血室。難已。

足矣。何必助之以椒。遂致血枯經絕。即俗云乾血癆是也。或崩漏吐血。即血熱妄行也。無病。

求病不死。求死良可憫也。愚謂俗傳調經種子等方。大抵皆溫熱之品。世人不察體氣病情。

一概恣服。陰虛者必成乾血癆。血熱者必致妄行。章氏之言。允為名論。又凡婦女月信有妨。

於事欲其暫緩者。先期以胡椒數粒。

欲緩幾日。則用幾粒。

冷水逐粒吞下。汛即緩行。別無他患。蓋月事。

將行。冷水能凝遏使之不行。而胡椒極熱。因圖吞下。則性不遽發。數日之後。椒性作而冷氣。

消。其汛始行也。逐粒吞者。一口冷水可緩汛期一日。而一粒胡椒能消一口冷水。觀嚴寒時。

以胡椒水研墨。則硯不冰。則其性熱傷營可見矣。故孕婦食之墮胎。而陰虛內熱之人。一切。

辛烈之物。皆當屏絕。舉此可例其餘也。

亞片煙之害。夫人知之。而吸之者。率不肯戒。余竊怪之。故人張孝子。養之謂余曰。吾嘗聞諸吸。

者云。凡吸此煙。樂不可支。暢美達於骨髓。賢於房事遠矣。故可以移酒色之荒。而沈迷於此。

雖至死不惡棄。曷云戒乎。余聞之未能深信。既而楊大尹素園以飲食辨寄贈其煙葉條下附載亞片。亦有此煙一吸。其樂踰於登仙。雖死不悔之說。信者其為淫藥矣。又云吸此煙者。初則壯健非常。至數年漸漸鰥瘦。不久髓竭精枯而死。始因坐擁厚貲。身本無病而求快樂。詎知乃以求死。更有富貴之家。有病不肯祛邪。惟喜立齋景岳之言。樂於補塞。豈知其害較尅伐尤烈。其死乃在一朝半日。或旬月之間。較之吸亞片煙為尤慘也。愚按吸入腎主之。又必卧而吸。卧則其氣歸於腎。故初吸大能鼓舞腎氣。令人不倦。久之則精華發越漸盡。遂致形枯神槁。李維鏞謂其專傷肺氣。甚屬不然。始則富貴人吸之。不過自速其敗亡。繼則貧賤亦吸之。因而失業破家者衆。而盜賊偏地矣。故余目之為妖煙也。亦有因衰病而誤墮其中者。以其吸之入口。直行清道。頃刻而徧一身。壅者能宣。鬱者能舒。陷者能舉。脫者能收。凡他藥所不能治之病。間有一吸而暫效者。人不知其為剗劑。遂詫以為神丹。而因病吸此。尤易成癮。迨癮既成。臟氣已與相習。其後舊疾復作。必較前更劇。而煙亦不能奏效矣。欲罷不能。噬臍莫及。乃致速死。余見亦多。敢告世人。毋蹈覆轍。章氏以立齋景岳之法。謂較亞片尤慘。吾鄉前輩陳乾初先生。以堪輿為異端之尤。謂地師之罪浮於佛老。皆救世之藥石也。讀者切勿視為憤嫉。庶可共挽頹風。

陳氏葬書蔣君寅助梓以行世余謂此古今第一部葬書最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也

泰西瑪高温云。麥教師謂亞片之進中華。創自葡萄牙人。乾隆三十一年以前進口者。歲不過